

国内首部人气最旺的女性网络小说

HOW MUCH
LOVE CAN BE REPEATED

有多少爱可以重来

给男人最好的灵魂相遇，不如给他来一场色诱；
给女人最好的色诱，不如给她一场灵魂的相遇。

梁华
／
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※国内首部人气最旺的女性网络小说※

HOW MUCH
LOVE CAN BE REPEATED

有多少爱可以重来

给男人最好的灵魂相遇，不如给他来一场色诱；
给女人最好的色诱，不如给她一场灵魂的相遇。

梁
华
／
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/ 梁华著. —北京: 中国戏剧出版社, 2012. 12

ISBN 978 - 7 - 104 - 03862 - 7

I. ①有… II. ①梁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66660 号

有多少爱可以重来

责任编辑: 吴淑苓

美术编辑: 彭路军

责任印制: 冯志强

出版发行: 中国戏剧出版社

出版人: 樊国宾

社址: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

网 址: www.theatrebook.cn

电 话: 010 - 58930221 58930237 58930238

58930239 58930240 58930241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 - 58930242 (发行部)

读者服务: 010 - 58930221

邮购地址: 北京市海淀区紫竹院路 116 号嘉豪国际中心 A 座 10 层
(100097)

印 刷: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
印 张: 18


字 数: 250 千

版 次: 2013 年 1 月 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 - 7 - 104 - 03862 - 7

定 价: 29.80 元

版权专有, 违者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

目录 | Contents

第一章 婚姻居然成了一座违章建筑 / 1

丁聪的一席话，像拆迁办对付钉子户做思想工作，恩威并施。当爱情不在时，婚姻就成了违章建筑，拆不拆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，无非就是个钱字而已，而杨小三从未看重过那花花绿绿的人民币。

第二章 离婚就像一把刀刺进身体 / 18

有人没有经过你的同意，扛着铁锤就来了你家，你就出去那么一小会儿，回来家就这么没了，小三拆了你的房，偷了你的爱，还……吃了你的火腿肠。原来，离婚就像一把刀，刺进身体的那一刻并不疼，疼的是刀抽走了，血这么汨汨流着的时候。

第三章 恋爱始于一场场开怀的爆笑 / 37

“养男人。”杨小三说，“可我回头一想，一则费钱，二则费心，三则弄不好还得费眼泪，想想就打消了这个念头。”周友辉听了笑。公司里的八卦果然是不可靠，被封为僵尸脸的周友辉会笑得这样没品。

第四章 离婚意味着继续疼痛 / 59

有人说，婚姻是一个跳板，自己一穷二白，却可以通过它提升高度。有人说，婚姻是一个牢笼，自己心如明镜，却义无反顾地跳进去。而对于周友辉来说两者都是，只是一个在前，一个在后。

第五章 没心没肺的忧伤啊 / 79

离婚和结婚其实都是一个道理，总有一个人在追，一个人在逃。我没猜错的话，你一定是一个逃的人。为什么别人逃得都是轰轰烈烈，恨不得杀人放火，你却逃得这么窝囊？

第六章 看看那些体面人的狼狈相吧 / 94

杨小三其实心里早明白，张敏已经把她看了个透，本来就憋屈，加上张敏一激，于是昂着头，想也没想就把最近脑海里常常出现的人给卖了，她大声地说：“姓周，名友辉。我公司的老总，有妻有子，符合要求了吧？”

第七章 婚姻里最欠缺的就是爱 / 112

夫妻间的关系像一个苹果，青涩时酸苦味太多，熟透了就失了水分，最好的感觉就是介于生与熟之间，酸甜适中，既有份亲近又多份距离。而彭惠琴跟周友辉此时的感觉，就是个彻底熟透的苹果，几十年不变的“东西”，几十年不变的“运动”，任双方再努力，白开水泡的白米饭淡到了一块儿。

第八章 对妻子与情人的两种态度 / 130

如果骗子也能像英语考级一样的话，那些所谓成功的商人也许早就过了六级，甚至八级了。二十多年的商海泥坑摸爬滚打，周友辉学得最多，看得最多，用得最多的就是谎言。

第九章 谁能逃过这一吻 / 147

沉重的呼吸声，淡淡的烟草味道，紧接着一阵温热就凑了上来，杨小三身体一抖，她知道那是双唇，还在微微颤抖。两唇触碰只有温度的交流，短暂的几秒钟，就匆忙分开了。杨小三没退，退的是周友辉。如果说一个吻需要他来买单的话，几秒钟的时间几乎已经用光了他所有的理智。

第十章 资深女人的寂寞 / 163

吃过早饭周友辉上班，彭惠琴跟只猎犬一般，拿着周友辉昨日的衣服嗅了遍，这个世界最厉害的侦探不是福尔摩斯，不是柯南，而是所有的中国男人的妻子，她们有极高的敏锐度，极具天生的分析能力，一有风吹草动，就会做出强烈的反应，进入备战状态，以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态度寻找老公的出轨证据。

第十一章 出轨在清明节 / 177

他已经恢复了往日的模样，像玩了一场游戏后整理好衣服华丽地退场。她微微叹了一口气，庆幸的是丁聪给她的伤终于好了，结疤了。悲哀的是胸口却又多了一道新伤口，以伤治伤，她傻到了极点。

第十二章 玩这个游戏的前提是没心没肺 / 192

她曾酒醉，在他面前说过宏伟的计划；她曾好面子，在好友面前说过荒唐的目标。而她一开始就输了，玩这个游戏的前提是没心没肺，那样才能真正做到抽离时片叶不沾。杨小三明白，自己无论怎样也无法做到。

第十三章 光芒万丈的二手女人 / 209

“男人都很坏。”周友辉答，“我也是个坏人。曾经为了功名利禄，抛妻弃子的。如今也算功成名就，高高在上，家产万贯，却偏偏又想着追求爱情了，每次想着我都想扇自己耳光。”

第十四章 爱情原本有毒的 / 225

那一刻尤其地美妙，美妙得值得他短寿十年去换取。他的膝盖跪在座椅的两边，双腿靠在方向盘上，每次的律动，车上每个有棱角的地方对身体的摩擦给他带来的不是疼痛，而是一种情趣、挑逗，让他的欲望更加地坚挺和盎然。

第十五章 小三 的标签是什么 / 240

杨小三低头拆开，一串钥匙和卡滚落到了玻璃桌面上。房钥匙，车钥匙，银行卡，电话卡，所有作为一个中国式小三必须有的装备在一天内不等她开口，已经备齐。杨小三嘴角轻扬，挨着把东西放回了信封，封好了，丢进了包里。

第十六章 带着灵魂去恋爱 / 259

上帝问中国男人，你最恨什么人？男人答：有钱人，把漂亮的女人都泡了。上帝又问：那我给你个机会，你想当什么人？男人不假思索回答：有钱人。上帝问中国女人，你最恨什么人？女人答：那些不要脸的女人，勾引男人，开名车、秀包包，一个字：贱。上帝又问，那你想做什么人？女人不假思索地回答，当然是漂亮的女人，开好车、穿名牌，有人养、有人疼。



第一章 婚姻居然成了一座违章建筑

丁聪的一席话，像拆迁办对付钉子户做思想工作，恩威并施。当爱情不在时，婚姻就成了违章建筑，拆不拆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，无非就是个钱字而已，而杨小三从未看重过那花花绿绿的人民币。

小三，当今社会人人听到这个词都会会心地一笑。偏偏她就叫杨小三。这不能怪爹妈，出生的时候，杨小三这个名字就已经在母亲的脑海里成型。两个哥哥，一个叫杨东，一个叫杨南，父亲原本计划生四个孩子，正好东南西北凑四方，谁知道等杨小三呱呱落地才知道是个女孩，母亲干脆取了个容易记的名字，又觉得“小三”二字太简单，琢磨了一夜，在三字旁边加了个单人旁，叫“杨小仁”。

十八岁那年，杨小仁去办身份证，回家的路上听了一段广播，A市新开张了一家粥店，取名叫“仁仁堂”，想必也是花费了一番苦心想了这么个武馆般的名字。新店开张，广播里做广告，磁性的嗓音说出来的却是“三”的音。

杨小仁打通了广播台的电话，当着全市人纠正了读音：“仁”字念“sa”而不是“san”。磁性嗓音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被拆了台，一激动，反问了一句：“那岂不念‘杀人堂’？”

就这么一句话，磁性嗓音光荣下了课，A市人足足笑够了两个月，而“仁仁堂”终于没熬过那年春天，也跟着“光荣”了。

那一次后，杨小仁决定改名。几个月下来，从户口本到身份证全换了下来，杨小仁变成了杨小三。

天有不测风云，“小三”一词，仿佛一夜之间就风靡全国，人人得以诛



之。杨小三又开始屁颠屁颠地跑派出所，轻车熟路地做好了一整套材料往上一递，改名的要求被驳了回来，原因是超过二十五岁，定性了。

于是，杨小三就这么壮烈地被“定性”了。

爱情是一篮子苹果，几乎人人喜欢，但吃一口就又丢了回去。当情窦初开时，一般面对的是一篮子烂苹果。而杨小三很聪明，一开始就懂得努力地刨啊刨，终于刨了个没被人咬过的苹果，于是赶忙抱着下了“战场”。她的老公丁聪，娇生惯养的独子，父母外加杨小三的心肝宝贝儿。中学里的老师，教的是非主流音乐，拿钱不多，却很轻松，平日里喜欢附庸风雅、无病呻吟地在小报上发表诗词歌赋，钱是没赚到，却成了A市小有名气的诗人。

历史证明，诗人通常养活不了自己，家里大部分收入来源于杨小三，她起早贪黑地工作，是家里家外的模范女人，人人都笑她傻，她却有自己经典的言论：男人啊，在家种花总比在外养“花”强，为了防着这个“野花”，杨小三宁愿自己辛苦些，好生守着这盘菜。

过年婆婆从乡下来了，一住就是七天。上蹿下跳地差不多要把杨小三家的房顶掀了。总算送走了婆婆，杨小三长长地松了口气，回家的路上买了条新鲜的鲤鱼，准备做拿手的松鼠鱼，与丁聪好好地过过假期最后一天。

丁聪开车送婆婆回乡下，一直到了晚上六点才回了家。推了门，一声不吭地坐在了沙发上，开了电视看CCTV的英文频道。

杨小三端上了鱼，特地加了茴香的松鼠鱼，一股子香味弥漫了整个屋子：“老公吃饭了，你最爱的松鼠鱼。”

丁聪应了一声，懒洋洋地起了身，坐在餐桌旁，低着头一声不吭地吃着饭。

“怎么了？累着了？”杨小三问。

丁聪摇了摇头。

“菜不合胃口？”

丁聪又摇了摇头。

“是不是这几天我什么地方没做好，惹咱妈生气了？”杨小三问。

“别瞎猜，妈高兴得很。”丁聪低头说，“吃饭。”

一顿饭，杨小三饭没吃饱，倒是生了一肚子气。饭后，杨小三拿起了丁聪爱吃的苹果仔细削了起来。



丁聪洗完碗后，磨蹭着走了过来，坐在了杨小三的身边。

杨小三转头见他像是有话要说的样子，于是说：“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。”

“我……我在外面有人了。”丁聪的嘴里终于憋出了一句。

“啪！”杨小三手里正削着的苹果皮断了，落在了茶几玻璃上。她咬着唇，没说话，将削了一半的苹果往桌上一放，又从篮子里拿了一个苹果，开始仔细地削起来。

丁聪见杨小三没一点儿反应，或打或骂，或要死要活，倒希望她来得痛快，索性豁了出去继续说：“她有我的孩子了……两个月了。”

“啪……”杨小三手里的苹果皮又断了，她用力地将削了一半的苹果放在桌上，重新又拿起了一个苹果削起来。

“小三，我们离婚吧，房子、车子都是你的，我净身出户。”丁聪深吸了一口气，说完了藏在心里很久、最关键的一句话。

苹果皮断裂了，落在了地上。杨小三将削了一半的苹果丢进了垃圾桶，重新又拿了一个，仔细削了起来。丁聪坐在一旁，气氛诡异地安静，完全不像一场轰轰烈烈的分手戏。终于，杨小三削好了皮，苹果皮连成一整条，没有断。

杨小三仔细看了看苹果皮，将它丢进了垃圾桶，一手拿着刀，一手将苹果递给了丁聪。

“你……你……想做什么？”丁聪紧张得竟有些结巴。

“你不是要净身出户么？我在寻思着怎么个净身法。”杨小三答。

“你！”从未有过男子汉气概的丁聪冲着杨小三吼着，“无论你怎么决定，反正我决定离婚。咱们好聚好散，以后还是朋友，家里的东西我全不要了。若是闹，我也不怕耗了，到时候家产一人一半，我们算个清清楚楚。”

杨小三听了，轻声一笑。丁聪的一席话，像拆迁办对付钉子户做思想工作，恩威并施。当爱情不在时，婚姻就成了违章建筑，拆不拆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，无非就是个钱字而已。而杨小三从未看重过那花花绿绿的人民币。

“那就离吧。”杨小三慢慢起了身，“给你三分钟时间吃完苹果，给我滚出去。”

防火、防盗、防小三，杨小三今儿才明白什么是防不胜防，纵使你分析了男人所有出轨的原因，努力地做好每一个预案分析，该来的始终会来，没

有任何理由。

拆迁队大战钉子户第二招：速战速决，决定下来的事一定要马上白纸黑字写在纸上，最好不要过夜。

追述到父辈，结婚是一件不止是亲戚朋友组织掺和的大事，至于离婚，那是一件上惊动领导、下败坏门风，想都不能想的错事。而如今结婚和离婚都是同样可以做到天不知地不知，至少，对于现在的杨小三来说，区别只有一点不同，结婚进左边的门，离婚进右边的门。

一早，几乎一夜未睡的杨小三刚迷糊入了梦，手机就响了，使劲地揉眼才看清了来电显示——老公。习惯是可怕的东西，她于是毫不犹豫地接了起来，几分慵懒几分撒娇的口气说：“老公，让我再睡会儿。”

对面一阵宁静，丁聪像是吞了好几口唾沫，才鼓起了勇气说：“今天新年第一天上上班，我们去离婚吧。”

那种口气就像在说，今天我们第一天上上班，去庆祝吧。

这一句话，杨小三什么梦都醒了。

杨小三向公司请了个假，出门的时候已经上午十点。细想了一下，决定招辆出租。开出租的是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，见杨小三顶个熊猫眼睡眼惺忪的样子，就自作主张地替她下了判断：“丫头，定是假期黑白颠倒的日子久了，患了假期综合症，怕上班迟到，起不了床才想起打的吧？”

杨小三一听，干笑了两声：“还好，民政局不打考勤。”

中年人一听乐了，答：“敢情公务员啊，丫头好福气啊。”

杨小三一听，眼皮子一耷，答：“不是，我是去民政局离婚。”

中年人一愣，差点闯了红灯。

民政局楼下，杨小三见到了早已等候在那里的丁聪。丁聪一见杨小三的面，就像从身上卸下几吨货一般松了口气。杨小三见他那样，气没打一处来，忍了忍也没说话，径直绕开他往里走，丁聪见了小跑着跟了上去。

进了大门，大厅里有一张桌子，写着“咨询台”，一位大妈坐在台前捧了杯普洱茶正看着报纸。大厅一侧的休息椅此时坐着数十人，有争得面红耳赤的，有声泪俱下的，跟菜市场一般热闹。

丁聪看了看杨小三，走向咨询台，他轻轻敲了敲桌面，大妈不耐烦地抬起了头：“结婚向左，离婚向右。”



杨小三走上前，接了话题说：“我们离婚。”

大妈仔细地看了神态自若的两人，这一对倒是清静得很，于是多了句嘴问：“家产、孩子的事情都谈妥了？”

丁聪赶忙回答：“商量好了的，家产归她，我净身出户。”

大妈眼皮一抬，不屑一顾地看了丁聪一眼，说：“我只需要你回答是还是不是，没让你把细节告诉我，这事情很光荣？要离婚先排号，排号机在那边。”

杨小三一愣，问：“离婚还需要排号？”

大妈眼一翻，反问：“不想排？那就结婚吧，人少，不用排号。”

“你这人怎么说话的？”丁聪重重拍了下桌子，杨小三伸手拉住丁聪，一边拉一边回头，对着大妈说了句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”

离婚就是一出戏，戏里戏外两个主角，一个是自己，一个是自己的一部分。案板上一搁，剁手还是剁脚，只有自己心里才能琢磨出个味儿。

拆迁队大战钉子户第三招：不留后患。所有与违章建筑有关的东西，只要上了合同，第一时间全部毁掉。

如今的政府提倡精简办公、优化流程提高效率，减少公众办事的时间，最有成效的就是办离婚的手续。以前按照固定流程，还有居委会的热心老大娘来做做思想工作，而如今钢印一盖，一拍两散，与吃顿饭一般简单。

杨小三第一个走出了大门，没走几步，后面脚步声响了起来，知道是丁聪追了上来，以为他后悔了，于是刻意放慢了脚步，没几分钟，他追了上来，拦住了杨小三。

“你下午有空没有？”丁聪问。


“只请了半天假。”天底下的女人都一样，即使一块自己最爱的蛋糕放在了嘴巴，也会虚伪地说一句：“我在减肥。”杨小三也不例外，说了这一句，心里憋着的后半句“我可以再请假”还没有机会蹦出来，丁聪已经把话头接了过去。

“那正好，下午我回去收拾下东西。”

说完，像欠了杨小三一屁股烂账还不清了一般，一溜烟就走了。

一头凉水，把杨小三心底里最后一丁点火星也熄灭了。

回了公司，还在楼下的大厅就见到了自己的损友刘海燕。那丫头生理年



龄比杨小三大一岁，可心理年龄比她小一轮，没心没肺的主儿，最爱做的事就是一惊一乍地聊八卦。大厅老远见了杨小三，迎了上来就咋呼：“你鬼上身了？”

这种事只会越描越黑，杨小三努力地挤了点笑容答：“假期综合症。”说完进了电梯，刘海燕跟了进来。

杨小三所在的部门是公司最忙碌的部门，也是最被人瞧不起的部门：营销二部。经理叫黄姚，外号“黄世仁”，是个女人，熬到这种位置的女人，一般来说都不是正常人，不是白骨精就是老处女。四十多岁了，孤身一人，据前辈人说，她一天到晚包括梦话讲的全部都是工作，对于一般女人来说，没有男人会死，而对于她，没有工作她会死。整个部门在黄姚的调教下，除了工作没有任何的“调料”。

今天，杨小三特别忙碌，特别喜欢揽事。连扫垃圾整理报纸的事都被她抢了去，经众人分析得出结论：过年吃错药了。

晚上七点，杨小三下了班，一段漆黑的路的尽头，没了熟悉的灯光。开了门，自己拧开了灯，熟悉的东西少了一半，那把曾经追求她时弹奏的吉他，那套自己年终奖为他买的音响……杨小三歪着头看着空荡荡的四壁，不是说净身出户，能拿的都拿着走，甚至还包括那些东西上寄托着的回忆。

空荡荡的屋子里，杨小三没有待到十分钟，穿鞋，拿包，一气呵成，越快越好，几乎像是逃难一般逃离了家。

杨小三彷徨在闹市，哪儿人多越往哪儿钻。随着夜深，人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冷清。杨小三找了家酒馆，点了个小菜，要了瓶二锅头，菜还没有上，酒已经喝掉了一半。

老板一手端着菜，一手竖起了大拇指：“丫头好酒量！”

杨小三眯着眼，笑得灿烂。看着不停晃动像有好几根的大拇指，她笑着答：“我今天第一次喝酒。”

每一场的邂逅被确定前，只是一次在茫茫人海与陌生人的相遇，就像每天上公交车后见过无数的面孔，感觉那是在欣赏路边的一排梧桐，又不同又相同。

一瓶白酒见底，夜已深，下了雾气。老板推醒了趴在桌上的杨小三，下了逐客令：“美女，快一点了，我们要关门了。”



杨小三站了起来，醉酒的滋味感觉挺不错，除了胃里有些倒腾，脑袋里却舒服多了，好像很多事情都想不起来了一般。难怪这么多人喜欢喝酒了。扶着墙循着墙根，她出了小店。冷风一吹酒劲一来，胃里更倒腾了。

没走几步，她冲到了路边的梧桐树下，本来一整天没吃多少东西的胃倒腾了半天，只呕了些酸水出来。呕完后，胃里一阵一阵地开始抽痛起来。从初中到高中到大学，所有老师和同学对杨小三的评价是，阎王爷打了个盹，将她错投了女胎，二十八年的生涯，除了那少不更事的婴儿期，就从没有人见过她的眼泪。就像没女人就不是男人一样，没眼泪就不是女人。

这一点来说，她真的不够女人。

半个小时后，杨小三站了起来，打了几个酒嗝后，伸手擦了擦嘴，摇晃着冲出了马路，伸直双手直挺挺地站在了路中央。在她的心里绝对没有过轻生的想法，但此时也许是酒精刺激，也许那一股子倔劲，她想也没想就冲了出去。

远处，发动机的声音传来，带来了一阵风，她闭上了眼。

一阵尖锐的刹车声响起，车在距离杨小三不到十公分的位置停了下来。杨小三睁开了眼，迷糊的视线中蓝色的影子，像她最爱的蓝色床单，于是摇晃了几下，顺势倒在了汽车引擎盖上。

周友辉惊了一身冷汗，见人还趴在引擎盖上一动不动，忙下了车，伸手拍了拍杨小三的肩膀：“喂，丫头，伤到哪里没？”

杨小三翻过了身，浓重的酒臭味熏得周友辉退了一尺。

“真暖和，老公，你买了新的电热毯，对不对？”杨小三眯着眼躺在引擎盖上。

周友辉看了看她的表情松了口气，断定没什么大碍，于是问：“你住哪里？”

杨小三一阵轻哼：“没家了，家早上就没了，还要什么家啊。”说完又倒在了引擎盖上。

周友辉用力拍她的肩膀：“喂，喂，丫头！”

杨小三用力打掉周友辉的手，不耐烦地说：“今儿床怎么这么硬？”

周友辉摇了摇头，将杨小三从引擎盖上拉了起来，扶进了车上，扣紧安全带，拿起了她的包翻找一遍，找出了手机，一看没电了，于是拿起了钱包翻了翻，找出了身份证：“包里还有几百块，帮你找个酒店好了。现在这八零



后啊……”

周友辉仔细地看了看她的身份证，这一看乐了，忍不住说：“你这名字取得可真有意思，小三，很有时代感。”

杨小三迷糊地坐在车座上，隐约听到有人在说起“小三”，心里憋屈，突然用扯破喉咙的嗓音大声喊：“小三，小三！我就要当小三了，男人都是他妈的混蛋！这辈子呀，我就决定当小三了，当小三！”

周友辉听了，叹了一口气：“小三有什么好的。”

“小三……小三就是好了，起码只会让别人伤心，不会让别人伤自己的心了。”

周友辉一边开着车，一边答：“行行，别吼了，知道你叫小三了。你真当自己后妈生的，小丫头，什么不学好，学人争着当小三了。”

杨小三头一仰，又扯着嗓子大吼一声：“我就是要当小三了，怎么着，谁敢管我？今儿杨小三就这么决定了，就要当一个全世界最最……最厉害的小三了，偷遍全世界臭男人的心，让他们妻离子散，永远尝不到真爱的滋味。”

“目标宏大，任务艰巨。”周友辉听了，笑着调侃了一句。

“当……当然了，肯定不……不辱没了我杨小三的名号了。”杨小三扯着嗓子喊了一句后，倒在了座驾上竟睡着了。

惯性定律定义，任何物体在不受任何外力的时候，总保持匀速直线运动状态或静止状态，直到有外力迫使它改变这种状态。所以，无论相爱、出轨还是离婚从来就不是一个人的错，就像杨小三，在没有遇到周友辉前，丁聪给她的伤肯定会惯性延续很久，可是遇到了周友辉后，一切都变了。

周友辉一边开车，一边沿路看路边的宾馆。他是个商人，绝对不会做赔本的买卖。他刚数过杨小三包里的钱，三百多块的家当，是怎么也付不起五星级的房费。

周友辉知道A市的酒店都在滨江路上，而这小街上，他真有些不清楚了。车子慢慢开着，车窗上反射出街道边闪过的霓虹灯，周友辉探着头，看着招牌。

终于，周友辉找到了一家外面看着还算正规的商务酒店，扶着杨小三走进宾馆。夜深了，狭窄的大厅里没一个人，服务台前坐着一个三十多岁值班的服务员，磕着瓜子看着电视。

周友辉扶着醉醺醺的杨小三走上去。

“一个标间。”

服务员从上到下看了周友辉，挺斯文的一个人，四十多岁的年纪，一身的名牌，心中难免又多了一句感叹，世风日下，天底下的男人都好这么一口，都是些道貌岸然的伪君子，于是没什么好脾气地说：“身份证。”

周友辉低头从包里拿出杨小三的钱包，找出了身份证。

这样一个动作惊醒了睡得正熟的杨小三，靠在周友辉肩膀上大叫说：“我是小三。”

服务员诧异地盯着周友辉。

周友辉忙递过了身份证，对服务员说：“她刚说的是她的名字，名字，她喝多了，别听她说的。”

杨小三一听，又把话题抢了过去：“名字？名字？名字我再也不改了，我就要当小三了，气死你们这些王八蛋羔子，成不成？”

周友辉堆了一脸笑容看着服务员：“她喝多了，喝多了。”

服务员见怪不怪地轻笑了一声，低头扫描着身份证，之后，手又在他面前一摊：“你的身份证也要。”

周友辉听了，摆手道：“我的？你误解了，我不认识她的。”

服务员轻车熟路地回答：“不认识的也需要啊，公安局规定了，你就是领导来开房，那也要出示身份证的。”

周友辉解释：“我有自己家的，不住这儿，送她上去后马上就走。”

服务员又从上到下打量了周友辉一番，说：“知道，完事了就走了。几点了，赶紧拿身份证，别吵着其他客人了。”

周友辉一听，几十年修来的好性子再也稳不住了，一巴掌拍在了桌子上，瞪了服务员一眼，抓回了放在桌上的杨小三的身份证，骂了一句：“你这破店，我还不住了。”

说完，一把将烂醉的杨小三扶在了肩膀上，走出宾馆。

第二日一早，杨小三被自己手机的闹铃吵醒。杨小三的观念，虽然自己穷了点，没有大把大把的钱挥霍，但起码没做什么亏心事，活得不好，可睡得好。所以她一贯睡眠质量都相当高，手机的闹铃需要响三次。

在手机的不懈努力下，杨小三终于醒来，睁开眼，漆黑的一片好似还在半





夜，于是伸手寻着声音的方向摸到这破手机，就这么一丢，整个世界安静了。

手机一丢，人反而清醒了，第一个感觉，今儿这个床真不是一般的舒服。正思量着是不是昨日里换了新被单的缘故，这一想，人一个激灵就坐了起来，瞪着铜铃大的眼睛看着四周。

漆黑的一片，胡乱摸到了台灯，按了开关。

一个四十多平方米的卧室，只放了一张大得离谱的床，白色的床单白色的枕头，单调得如医院床位一样，右边是淡蓝色用金丝绣了边的落地窗帘，遮光的效果应该是一流。

杨小三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检查自己的衣服，酒后失洁的烂调子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。掀开被子看了一眼，俱在，还好没有中五百万！于是长吁一口气，起身下床。

床头放着的字条，杨小三拿起，轻声读出来：“如果你是贼，柜子里有三千，自己拿了就走，超过三千后果自负。如果你是骗子，很不幸，经检查你没有受伤，我一毛钱不会给。如果是其他的，不用感谢，大门在右手边，出门记得锁门。”

“这是什么个人啊？”读完后，杨小三啐了一句，不过有一句可以肯定，定是个有钱人，而且是一个很吝啬的有钱人。罢了，都过了二八年华的人，确切的说是个弃妇，早就没什么资本和信心，奢望着跟有钱人玩一场童话游戏。

于是提起了笔，在字条后面工工整整写了一句：“不好意思，你权当我是找错酒店的客人，看你房间标准，布置得跟停尸房一样，充其量就三星级，留下两百块房费，不用找了，谢谢。”

杨小三拿起包，数了数里面的钱，拿出了两百放在了床头，推开门走了出去。

出了门，杨小三呆住了。此时山风吹得正烈，头发被吹成了鸡窝，站半山之中看着悬崖下，眼见着一条公路如一只蚯蚓一般蜿蜒到山脚，路上别说公交车了，一个人影都没有。

“真TM的，丁聪你TM的是个混蛋。”杨小三冲着山涧喊了一声，回音传来，很久没有骂过人的她，一句国骂出口，心里觉得特别爽，于是又忍不住骂了几声。